

魯迅離開廣州時 「唯一的安慰」

——讀吳小攀《1927，我是魯迅，我在廣州》

五月在廣州參觀廣東文學館，壯觀的大館，裏面有一個寬廣的「魯迅家」展覽廳，主要展示魯迅和許廣平二人1927年在廣州生活的種種。六月讀到一本名為《1927，我是魯迅，我在廣州》的新書（長約6萬字，花城出版社5月出版，以下簡稱《我是魯迅》或「自白」），作者是吳小攀博士。

以魯迅在廣州為題材來寫一本魯迅的「自白」，首先需要「藝高」：閱讀過有關的魯迅著作(包括《魯迅日記》)和「魯學」大量的文獻——例如，曾敏之早在1956年已出版過《魯迅在廣州的日子》一書；加上實際考察過與魯迅相關的地方和文物(吳小攀佔了地利，他是廣州一位資深媒體人)，儲蓄了寫作的高能量。還要「膽大」：千方百計進入以至潛入魯迅深沉的內心世界，艱辛探索以求獲得「真相」。這樣子的「自白」寫法在魯學中似乎前所未有，真是個「大膽」的嘗試！

◆文：黃維樑



◆廣東文學館「魯迅家」展廳一景。

黃維樑 攝



◆廣東文學館「魯迅家」展廳裏魯迅與許廣平雕塑。

黃維樑 攝

我讀現當代小說，在情境意態方面對比鮮明的，有兩位作家：一是魯迅，一是王蒙。王蒙從《青春萬歲》到《霞滿天》，人物熱愛生活，積極「編織日子」，景象光明。反過來，魯迅從《吶喊》到《彷徨》，人物的生活充滿孤獨、無奈、困難、愁苦，死亡及其陰影常出現。夏濟安(1916-1965)有論文題為《魯迅作品的黑暗面》(英文原題是「Aspects of Power of Darkness in Lu Xun」)，江弱水的近著《天上深淵》細論魯迅作品呈現的「困局」；前一後兩個題目，道出了魯迅思想意態的一般情況。

魯迅「逃亡」到廣州

魯迅從北京南下廈門，後來到廣州。他來廣州，與戀人許廣平會合(許是廣州人)。魯迅1927年1月18日抵達廣州，在中山大學任教授，曾到香港演講；4月發生國民黨「清黨」事件，魯迅感到憤慨，後來辭去教職。魯迅南下，雖然廈門大學和中山大學的薪酬很高，在我看來，這和古代士子從京師貶謫到地方有點相似。

我讀其作品，想像其為人，魯迅一生瀟灑着孤獨苦悶憤恨怨悱鬱滿腹的情緒。打開《我是魯迅》，一個不快樂的魯迅馬上出現：「告別廈門前往廣州，對我來說是又一次逃亡或投奔。……一切一直都在不確定中。行經之處，無不是沾黏不清的醬缸或沼澤，廁身其中，連自己都不聞其臭了。然而，自己又何嘗乾淨過？……年輕時候的暴烈輕狂不是消失，而是沉降……。」這裏的「逃亡」「醬缸」「臭」「暴烈」「沉降」，彷彿是「魯迅在廣州」故事的前奏曲，為以後的情節做了若干鋪墊。

訪客耗生命 電影極無聊

引文接下來的段落，有這樣的句子：「把廈門扔在身後」。魯迅在廈門的日子不愜意不快樂，吳小攀用個「扔」字表示魯迅離開廈門的決絕，可謂神來之筆。魯迅與史學家顧頡剛交惡，在廣州時，「自白」中說某日聽到中山大學要聘請顧頡剛的消息，他「立刻想到一個噁心的紅鼻頭，禁不住惱起來：他來，我就走！」憤慨如此，他怎樣快樂得起來？「自白」說粵人聽不懂他的國語，演講要請許廣平當翻譯，這也使他不能稱心。

本書最後一節敘述魯迅和許廣平乘船赴上海，出現「冷」「粗魯」「搗亂」「撕破」等形容詞和動詞；沒有江海美景的描寫，卻有因為人長得瘦，被疑為鴉片販子的「愕然」。書的最後一句是「船繼續嗚嗚地向前航行，向着未知的前方」；這裏沒有載欣載奔、前程遠大的憧憬。

魯迅初抵廣州，住在中山大學的大鐘樓，兩個多月後(當年3月29日)移居白雲樓。研究者指出，自此魯迅與許廣平同居。在北京，魯迅與學生許廣平戀愛，引來諸多非議。魯迅的「自白」寫兩人在廣州相處融洽，但沒有什麼卿卿我我的情景。與徐志摩和郁達夫同為浙江才子，徐、郁激情浪漫，魯迅寫情近於紹興師爺的冷峻。「自白」中我們只讀到許廣平的「秀髮」，魯迅稱她為「佳人」，感情字眼非常克制。移居白雲路的白雲樓，與許廣平同居，本是喜事，是否就用白雲啦、藍天啦、「我的太陽」啦、「妾似朝陽來照君」啦來形容一番？完全沒有。

魯迅教學、開會、寫作、接待訪客，常常上館子、看電影，卻說「這一個多月，……每天糊裏糊塗地過去」，生活得不愜意不快樂。魯迅多有埋怨：「訪客太多，……群集終日，言不及義，比香煙還耗我的生命。」難得與許廣平閒靜在家，「而只要有一個客人到訪，這一切自然就被打破」；一起上館子了，年輕客人們「侃侃而談，喝酒抽煙，我這老頭子陪着他們談時政或文學，而他們也許並不再像開頭那樣認真聽了。廣平則俯視着，基本不太出聲。」

魯迅素有青年導師之稱，盛名吸引訪客，而他竟以會客為苦事，不至於是「憎怨會」之苦吧。(我想起錢鍾書晚年體弱，「畏客如虎」。)他常有無聊感：「連所看的電影也極之無聊，什麼《一朵薔薇》，什麼《詩人挖日記》，淺妄至極，往往是看到一半就走人」；陪着看的許廣平、孫伏園「一樣覺得電影無聊。黑暗的南方的夜……」。

黑雲鑲金邊 安慰得佳人

其年4月15日國民黨「清黨」學生被捕，魯迅「眼瞪瞪地看着自己的學

生被捕而無能為力」；「除了捐幾文錢給被捕的學生外，(營救學生)一事無成」。魯迅「自白」其月薪為500元；根據文獻，魯迅捐了十元錢慰問被捕學生。

當然，廣州時期的魯迅，對生活不盡是牢騷和埋怨。「廣州生活真是方便」；又好像農曆新年時，太陽出來了，「覺得像真的漸蛻去了一些舊的頹廢的感覺，心在一時半會兒間找到了一點點妥帖」。他喜歡吃荔枝。蘇軾「日啖荔枝三百顆，不辭長作嶺南人」，而魯迅八個月就又要來一次「投奔」。

魯迅的「自白」述說快要離開廣州時的心情：「我會懷念廣州嗎？懷念大鐘樓、白雲樓？直到我離開廣州，我所知道的一點廣州話除了一、二、三等數目外，只有一句凡『外江佬』都會的Hanbaran(统统)和一句罵人的話Tiu-na-ma(丟你媽)而已」；虧得吳小攀長期居住廣州，才能為魯迅「代言」時連粗言俗語都寫進去。在廣州不愜意不快樂，畢竟黑雲翻墨未遮山，黑雲鑲有金邊，鐵漢收穫了柔情：「來廣州時是一個人，離開廣州時有廣平同行，這是唯一的安慰。」

開拓創新：「魯迅家」和《我是魯迅》

廣州的魯迅紀念館於1957年落成，館大文物多。新建的廣東文學館，少不了偉大作家魯迅來坐鎮；如何「錦上添花」呢？新館的建設者很聰明，把紀念魯迅的重心設定為魯迅一家，又凸顯粵人許廣平的美好形象。論述魯迅在廣州的著述已很多，吳小攀很聰明，從一個新角度記述，即把自己「人設」為魯迅，讓魯迅來「自白」。「自白」的內容當然要參考《魯迅日記》的記載，然而，《魯迅日記》只是一堆冷冰冰的硬骨頭，簡短，毫無情味。隨便舉個例子，「三月二十一日晴。午後得梅恕曾信。晚同季市、廣平、月平往永漢電影院觀《十誡》。」《我是魯迅》在骨頭上添血肉，才顯得活生生，有人氣，有感情。這樣做自然需要吳小攀豐富的移情式(empathetic)想像力。

這本「自白」，目的是要呈現魯迅的真我、真情。然而，這豈是容易的事？「此情可待成追憶，只是當時已惘然。」其情其事，連當事人都會惘然不清。我讀《我是魯迅》，覺得書中的魯迅，與我「讀其書想像其為人」的魯迅，彷彿近之。我認為吳小攀已攀上求真的高處，不過這只是我個人的感覺而已。

此書是別開生面的傳記，也可說是一本「非虛構」(所謂non-fiction)的創作。在魯學裏，這樣的寫作是一種開拓創新；就像廣東文學館發展出「魯迅家」，相對於已存在數十年的廣州魯迅紀念館來說，是一種開拓創新。

唐代的韓愈，被貶到潮州，八個月為此地「祭鱸魚」，興辦文教事業，留下了韓文公祠。二十世紀的魯迅南下廣州八個月，當教授，寫了不少文章，留下了「廣州魯迅紀念館」和新近的「魯迅家」。不知有沒有人，在魯學開拓創新的前提下，會對在粵的韓愈和魯迅做個比較研究？



◆市民參觀廣東文學館。

資料圖片

書介

777
作者：伊坂幸太郎
譯者：王華懋
出版：獨步文化



人生是一場拉霸機遊戲——但沒轉出777大獎，就是輸家嗎？號稱讓人「幸福到想死也死不了」的頂級豪華飯店，迎來驚心動魄的一天。被幸運女神詛咒、最強也最衰的殺手——綽號「瓢蟲」的七尾，千挑萬選「簡單又安全」的任務：代送生日禮物到最頂層的2010號房。豈料，對方竟意圖攻擊他，不慎撞到腦袋成了一具屍體！？莫名捲入麻煩事的瓢蟲，意外得知為他中介工作的真莉亞有生命危險……「殺手」系列在日本暢銷突破300萬冊，為伊坂幸太郎首屈一指的人氣系列小說。「蟬」「蜜柑」「檸檬」「檳」「瓢蟲」「虎頭蜂」「兜」，每一集都有個性十足的殺手們登場，《777》為系列最新作。

變形記及其他：卡夫卡中短篇小說選

作者：法蘭茲·卡夫卡
譯者：萬壹遵
出版：堡壘文化



卡夫卡逝世百年之際，由德語文學名家萬壹遵精心翻譯，忠實呈現卡夫卡既厭世又鋒利幽默的語言風格。卡夫卡被譽為「現代人精神困境最完美的闡釋者」，影響20世紀文學之深遠無人能及。其作品怪誕的壓抑感和有時令人解脫的幽默緊密相連，乃至有「卡夫卡式風格」(Kafkaesque)一詞的誕生。托馬斯·曼稱之為：「夢幻般滑稽、夢幻般高超且病態。」本書精選16篇卡夫卡最具代表性的中短篇作品，邀請讀者一同面對這個卡夫卡式荒誕世界。

侑美與夢魘繪師

作者：布蘭登·山德森
譯者：傅弘哲
繪者：艾莉雅·陳
出版：奇幻基地



兩果獎得主布蘭登·山德森新作，寫作靈感來自新海誠超人氣動漫《你的名字》。侑美一生都恪守本分，嚴格服從她被賦予的能力——召喚神靈——為社會提供重要幫助。但她暗自渴望有一天能活得像個正常人。繪師總是在黑暗的街道上梭巡徘徊，夢想有一天能成為英雄——但這個目標除了心痛和孤寂之外，什麼也沒有留給他。壓抑自我的侑美和無人理解的繪師因莫名的力量而交換身份，他們必須努力糾正迎面而來的錯誤和混亂，同時不被人發現這個秘密……

貓魚

作者：陳沖
出版：上海三聯書店



本書是電影人陳沖的長篇非虛構作品。祖輩與母親的故事、平江路老房子的歲月，「小花」攝製組大篷車的日子，獨自踏上異國留學之旅，每一部電影不為人知的幕後，生命中的愛與痛楚、掙扎，經由作者的回望，躍然紙上。寫家族故事，是獨特的上海敘事、中國知識分子的心靈史；從《小花》到《末代皇帝》《意》《太陽照常升起》等等的銀幕幕後，是電影藝術家的傳記；從上海童年到異國打拚，一段段人生旅程，是女性兼具激情與柔情的私語。

餵鼠：一種老派登山家風範

作者：艾爾·艾佛瑞茲
譯者：鄭煥昇
出版：臉譜



在西方登山家們口中，「餵鼠」(feed the rat)這句俚語，指的是登山的渴望就像內心有隻無形的老鼠，登山家必須不斷地去餵養牠，因而得要爬上一座座高山。而讓這個生動說法廣為流傳的，正是本書主角——英國登山家莫·安東尼(Mo Anthoine, 1939-1989)。出生於戰亂時代的安東尼，自十九歲起便浪跡天涯，走遍東西方世界，並攀上了各地的山巔。英國詩人、文學家艾爾·艾佛瑞茲，同時也是安東尼的長年夥伴，透過與安東尼的近身觀察、相處與理解，以真摯不矯飾的文筆記錄下這位低調登山奇才的山岳生涯，以及他們之間的深刻友誼，於1988年出版成《餵鼠》一書。爾後，本書於西方世界多次再版，成為世界登山圈內的一部經典名作，此次首度發行繁體中文版本。